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
第八回 飭乃兒椿堂施峻威 誨弟子嚴師釋經文

話說眾姊妹走出花園來，在上房吃了飯，大家至逸安堂時，鄂氏正向金夫人說著要回去的話，眾人不好插嘴，遂各自散了。

原來鄂氏自來貴府眼看已到四個月，雖家中沒來接，只管住在親戚家，也覺不便，因向金夫人說道：「我們已來四個多月了，直到如今家裡還不來車馬接，想必有個原故耽擱著了，也未可知。這四月十一日是我們老太太的週年，總得在那日前趕著回去。」金夫人見說自己母親的週年，也不覺心酸道：「那麼著明兒我回老太太再看，只是和嫂子住了這些時，如今忽然去了，我也覺著落單；況且兩個姪女兒橫豎家去也沒甚麼事，不如把他們兩個就留在這裡，一來一早一晚我可解悶，二來跟他們德清姐姐學習點針黹。」鄂氏低頭想了半晌道：「琴丫頭呢，我們來時他父親二老爺不在家，也沒和他母親說過留在這裡的話，如今我作主留了去，也似不妥當，姑太太既這麼說，也罷，把爐丫頭留下吧。只是我那丫頭忒任性，住在翠雲樓上只怕和老太太那邊的丫頭們不能和睦，待我去後，還是把他搬到姑太太這邊來住著，常常教誨著些才好。」原來金夫人的意思是，璞玉雖係庶出，乃吳姨娘所生，但自幼在自己手上長大，所以不分親生後養，倒愛惜過於親生女兒德清等。況且自己又已年過五旬，私下裡盤算從娘家姪女們中娶下一個，倒是兩全其美。又看琴默、爐梅二人，模樣兒雖不相上下，然因二人都還幼小，本想都留下來，慢慢查考他們的心性，再作定准。如今聽了鄂氏之言，也是說得有理，自忖暫且留下爐梅，日後再看琴默也好。想畢，也就答應了。

次早，金夫人向老太太回明了鄂氏要回去的事，老太太道：「也罷了，親戚們雖好，成年累月的住著也不相當。」遂吩咐出去，命垂花門的管家媳婦們準備車馬，月初將鄂氏夫人送回建昌去。

且說鄂氏趁空兒叫過爐梅來，將留在這裡的事說了，不免又細細了囑了一番，也無非是留心檢點，隨和人家這裡的規矩等語。爐梅雖不願留在人家家裡，只得依著母親，流淚應承了。

卻說貴府內院設宴餞送鄂氏太太，琴默辭別眾姊妹，饋贈丫頭們的事也不消細說。當時妙鸞已回來，次日聽說琴默要回去，晚飯後遂至翠雲樓下，彼時鄂氏和爐梅都到逸安堂去了。琴默忙起身笑道：「姐姐請坐。」妙鸞謙讓了一會子，坐在炕沿上笑問：「姑娘如何不也留下來，卻忙著回去呢？」琴默道：「我們一個留在這裡，是怕姑母因我們忽然去了寂寞，留下一個也罷了，都留下作甚麼？」妙鸞笑道：「若說是固怕寂寞，終久又怎麼樣呢，可知別有緣故了。」琴默聽了，將妙鸞打量了一番，心下暗忖道：「這丫頭可不易，對他倒要留點心才是。」遂笑問道：「別的還有甚麼緣故？」妙鸞道：「姑娘不知道？倒問起我來了？」琴默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，你自己說出來的話，卻又來問誰？」正說著，鄂氏、爐梅等自逸安堂回來了。妙鸞忙起來給鄂氏裝了一袋煙，又笑說了幾句話，才回自己屋去了。

再說，璞玉自那日在綠波堂聽了琴默一番議論之後，心中好生敬重，以為得了一個知心之友。早晚常在一處談笑，已極慣熟了。如今忽然聽說他回去，頓時愁悶起來，一夜不曾睡著，次日早起到翠雲樓來時，琴默等梳洗方畢，爐梅正對著門坐著盥手，璞玉遂笑道：「爐姐姐那日如何不等說完話，就丟下走了？」

爐梅扭過頭去叫道：「畫眉還不快來潑這水，那裡去了？」璞玉又討了個沒趣，正覺羞赧無地，琴默笑道：「兄弟請坐。」說著讓坐，璞玉坐了。鄂氏太太笑道：「哥兒如何起這麼早？」璞玉道：「一則為送舅母，二則要上學去，所以早起了。」又向琴默笑道：「聽說姐姐要回去，也留下來大家在一處豈不熱鬧？如何一定要一個人離了去呢？」琴默笑道：「我們一個留下也罷了，難道我們是沒家的人了？」璞玉情知不可留，便從袖內取出兩件東西來遞給琴默道：「姐姐！這是我奉贈的微儀，這一個是我親手畫的一把扇子，這是無瑕白玉環一個，以表小弟薄意，望乞笑留。」說著遞了過來，琴默打開那扇子看時，卻是一把精鑲湘妃竹柄的花綾紙扇子，上面畫的墨水畫，幾竿疏竹和一縷淡雲之外，是比翼而飛的一雙燕子。筆跡墨色分外瀟灑，而寓深意。上邊陰雲密布，似有風雨之勢。琴默也不推辭，笑了一笑，便收了扇子和玉環，只說了句：「兄弟費心了。」

當時爐梅早已出去，鄂氏也換了衣服，大家一齊出來，往爐如閣拜了佛。早飯後，金夫人回明了老太太，鄂氏未行之前，即將爐梅搬到綠竹齋耳房內住了。待鄂氏走時，金夫人、爐梅二人灑淚送別，不消細說。

當下，璞玉送走了鄂氏太太回來，走進逸安堂時，只見金夫人與爐梅同坐垂淚。璞玉遂將送行之事回了幾句，方欲與爐梅說話時，爐梅早已趁金夫人與璞玉說話的空兒，悄悄起來走出去了。璞玉遂跟出來，在身後趕著叫道：「姐姐，終究是怎麼了？若是我有不是便說了出來，或打或罵，亦無不可，為何這等冷冰冰的把人拋在死活之間？」爐梅連回頭看也不看一眼，徑進綠竹齋葫蘆門去了。璞玉剛欲跟著進去，爐梅命琴玉嘩喇一聲已將門自內反關了。璞玉又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得回來，無情無緒的走到翠雲樓下看時，門窗都已關閉，上了鎖。寂靜淒涼，四無人聲，只覺心內悶悶的，獨自一人，坐在簷下春凳上，追憶往事，傷起心來。

福壽從介壽堂後丫頭們的屋內掀簾出來，見了璞玉笑道：「燕子高飛巢已空，還只管在那裡戀著作甚麼？」璞玉見了忙著招呼過來，讓他坐下。福壽見璞玉滿面淚痕，失聲道：「喲！這是從那裡說起，男子漢如何學起婦人女子的樣兒來了？你沒聽見古語說：『男兒非無淚，不因別離流』嗎？」璞玉道：「我並非因別離而流淚，是別有緣故。」遂把爐梅惱自己，羞辱三番之事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也不是怕他，只是我們福晉太太那般疼我，若果我再不能和他的親人親近和好，這不就是有意疏遠他了？況且他原也極與我親近的，我也不知道為何忽然這麼起來了。你素日是個極聰明伶俐的人，這事怎麼處才是？替我想個法兒才好。」福壽道：「這也不必用甚麼別的法兒，他的丫頭畫眉我們二人極好，待我尋個空去向他說明白了你的這些好意，叫他轉達他們的姑娘，問明白了緣故，再和他商量個和好的法子，你看如何？」璞玉大喜道：「若能得這般，那是極好的了，我決不忘你的好處。只是你務必用心去辦才好。」正央求著，只見跟璞玉的小廝寶劍跑來道：「老爺在書房叫老爺快去呢，不知有甚麼事。」

璞玉聽說老爺呼喚，大吃一驚，只得跟寶劍到潤翰書屋來。只見賁侯與兩個文友共坐敘話，璞玉請安侍立，賁侯沉下臉來問道：「今日你不去上學，為何又誤了？」璞玉回道：「送舅母回來時已過中午，所以沒去。」賁侯厲聲問道：「誰叫你送了？」璞玉忙回道：「老太太叫送的。」賁侯冷笑道：「這個你也推老太太，那個你也推老太太，等我問明白了老太太再說。」又大聲問道：「近來領璞玉讀書的是那一個？」璞玉的大小廝永助從外頭走進來跪下道：「是奴才永助。」賁侯道：「你好啊！你領著教的是甚麼？只教了推故耽擱的法子不成？」永助忙除下帽子磕頭道：「奴才也催過幾遍，只是大爺進裡頭就不出來了，叫小廝們進去又不去請，也是沒法子，所以等到如今。」賁侯喝道：「你那裡有甚麼不是！」又向璞玉喝道：「如今你念的甚麼書？」璞玉道：「念《易經》呢。」賁侯道：「怎麼？這會子就到經上了？永助你快把他領了去和先生說，就說我說的，此時他還用不著詩、詞、經典、古文之類，必先理熟了四書作根基。你也該催緊些，他若再推故就來回我，若再疏忽怠慢，我抽了你們兩個的筋。」璞玉聽了忙跪下磕了頭。賁侯又問：「其餘伴隨都在那裡？」一言未了，瑤琴、寶劍、奇書、古畫四個小廝齊進來站了一溜。賁侯打量了一番道：「都是些嘎爾手，滑貨，沒一個穩妥中用的。」又責備了他們幾句，喝命：「出去！」璞玉、永助等一個個溜了出來，一同跑到學房去了。

且說這學房在府東祠堂院外，璞玉之師姓史名登雲，字經濟，乃天津人，曾中舉人，目今已年過四旬，倒是個飽學博聞之儒，只因時運未通，暫於貴府處館。當下，永助到學裡將老爺的話一一向先生說了，經濟先生點頭應允，便叫過璞玉來道：「你如今也該用功了，人在十幾歲時，猶如初升朝日，通明清徹，又似明鏡之未染塵埃，正好學習；設或蹉跎虛度了這大好時光，待到了日將當午，即有私欲之蔽，塵埃之垢，相雜纏綿，那時雖有攻讀之心，進學的悟性卻沒有了。你可理會了老爺吩咐的話？」璞玉道：「明白了。」先生又道：「你父親對你所望非淺，你不可誤此良辰，辜負了父上之望，徒擲了師友之教，虛度歲月，及至空長大漢，一事無成，那時悔之晚矣。如今應遵老爺所命，他書且擱過一邊，再自《大學》《中庸》起始，好好理一遍。隨後我再教你作

文章的要領。」璞玉一連答應了幾個「是！」歸了座。遂又從《大學》開起講來。

傍晚方自學裡回來，至介壽堂時，原來賁侯因璞玉漸漸長大，恐早晚與丫頭們淘氣，誤了讀書，回明老太太，將他衣具床帳移了出來，安置在介壽堂東耳房內。又交付他奶娘孟嬾嬾及其乾娘璩媽媽總掌其事，又吩咐派了十二歲以下的兩個小廝同住。

璞玉無奈，只得來到東耳房內，將掛的擺的依著自己的意思整治了一番。晚飯後，往丫頭們的屋裡來尋福壽，問日間所托之事。福壽笑道：「你自己惹惱了人家，反在人家身上尋不是？」璞玉驚道：「我怎麼惹了他，你快說。」福壽道：「我午後到那裡去時，爐姑娘正焚香端座，誦『金剛經』呢。」璞玉急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快一點說了吧，我到底怎麼惹惱了他？」福壽道：「忙甚麼，你聽我細細的告訴你。我看他誦經，遂把畫眉拉到竹下，在那塊洞庭石上坐著，向他說了你的許多好意，又問了他是甚麼緣故。他說：『我也為這事勸了姑娘，我們姑娘說的是也有理，他說：『我自來這裡，一則是客人，再則住在人家這裡，自知凡事都得讓著些，也沒有怠慢他之處，他卻如何處處比別人輕慢我？我雖不好，他或不理我，或當面指責，亦無不可，為甚麼背地裡向人喋喋，二心三性的說我，這是甚麼意思？說也罷了，原是該說的，又如何隨和人家與我造出許多議論，比擬非人呢？他也並非比我更近的骨肉親戚，也不見他比我更親敬他的去處，我既被人家厭著嫌著，還有甚麼臉兒去尋他？他在背地裡那麼排我的不是，非議褒貶，又何必在眾人跟前裝出那般親熱的樣子，是騙誰？給誰看？說起來我媽媽也象和我嘔氣似的，偏偏硬按著頭把我留在這裡了。我已打定了主意，守口閉目捱著，等候回家的日子罷了，還把我怎麼樣呢！』說著氣得他哭起來了。你們那個大爺也忒沒情意，行出這等事來可是使得的？」我又央求他說了許多，問他如何才能解釋你的過錯，兩下和好的法子。他說：『這也不用別人：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，叫他覷著我們姑娘樂意的時候或是高興的時候，索性親自前來，訴以真情，賠個不是倒好處。』我又求他：『我們那裡知道你們姑娘甚麼時候樂意或高興呢，還是求你送個信過去才好。』他低頭想了半晌說：『也罷，我看著機會，就以這裡葫蘆門上插竹枝為信罷。』我剛要問他何時插時，我們德姑娘到了那裡，畫眉迎出去了，我也就回來了。你到底向誰說了他的壞話？」璞玉聽畢，想起在綠波堂說他二性子，原是語出無意，如今卻牽出這許多糾紛，又聽起爐梅的話，句句都十分有理，越想自己越錯了，心中追悔不及。遂拉著福壽的手央求道：「好姐姐，『鹽貴咸，事貴全』，還是求你周全這事，替我留心瞭著，我因每日上學，沒工夫望著他，日後必重重的報你大德。」福壽笑著點頭應承。

且說璞玉一日坐在學房，心中悶悶的，無情無緒，自窗內仰望長空。當時正值四月下旬，只見陰雲密布，天將落雨，一群群燕子翔空，往來穿飛。忽從西方翩翩飛來一隻修尾垂鈴的紫燕，在學房簷前，高翹低飛，巧喉嚨婉婉，向璞玉呢喃不休，如有欲言，輾轉飛舞不去。璞玉在院內時，已聽得爐姑娘為綠竹齋的燕子繫鈴之說，心知必是那裡的燕子。因思念爐梅心切，揮筆立就八句五言詩，詩曰：

誰家貂秀燕，錦尾把鈴懸，霓裳雲下隱，佩玉風上戩！

傳意到書院，寄語送天邊，借詩抒癡念，還報爾主言。

方寫罷放了筆，先生早來看見，喚過璞玉去道：「老爺命你擱開詩詞，用心讀書，你還不聽，又弄這個。你雖然是這上頭好些，不去用心學真正學問也是枉然，凡事都有個根本，不務其本反求其末，又有何益？」說著自《孟子》裡翻出一章，命璞玉念，璞玉念道：

任人有問屋廬子曰：「禮與食孰重？」曰：「禮重。」「色與禮孰重？」曰：「禮重。」曰：「以禮食則饑而死，不以禮則得食，必以禮乎？親迎則不得妻，不親迎則得妻，必親迎乎？」屋廬子不能對。明日之鄒以告孟子，孟子曰：「子答是也何有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。金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？取食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」

經濟道：「應該珍重這一段書的本末二字，譬如：岑樓極高，方寸之木極短，不先齊其本，而豎木於岑樓之梁，謂木高於樓者，可乎？文之理岑樓也，文之藝方寸之木也，不可誤以方寸之木高於岑樓，凡事皆須務其根本。」又道：「我整日與你講書，你卻只是不言不語。求學之道，須問所不知與疑難，不然如何將『學問』二字聯起來了呢？從今而後當求文理，以敬學問，不可貪溺於詩詞了。」璞玉答應歸座。

經濟先生方起來，欲為學生們講書，只見跟賁侯的小廝走來道：「老爺有請先生。」經濟遂即整了衣冠，往潤翰書屋去了。

未幾，那只懸鈴的燕子又飛來，徑進房內，繞屋而飛，璞玉即起來吩咐學童們將書房門窗都關了，眾人趕著捉住，將線來把方才寫的詩條在燕尾上，開門放了。只見那燕子鈴聲丁丁，帶了詩，沖霄而起，又落將下來，往綠竹齋去了。

璞玉見了大喜，理了理四書。為應付先生之教，尋出一二不解之處，等到先生回來，便捧著《魯論》問道：「當殷紂無道時，其庶兄微子去國，諸父箕子為之奴，比乾諫而身死，孔子稱『殷有三仁焉』。我想：『自謂無益於我宗祭，生何為乎哉？』而捨命死諫以至見殺者，乃是比乾。暫避以不斷其祀，不忍坐視君國之覆亡者，乃是微子。此二人一去一死，各成其節，誠可謂大仁者了。所疑者箕子其人，論忠則未進一言之諫，論智則未能避其禍，蒙賤辱而為之奴，又如何得與微子、比乾同論呢？」經濟先生大喜道：「好，這個疑問，我與你說其詳細，你可仔細聽了！凡大賢之行有三，一曰直受患難，二曰傳道於聖，三曰教化於民。此三行者，箕子皆能之，故孔子屢書於六經。紂王之世，悖亂國政，以至天威不能引以為戒，聖道不能傳而為用，故比乾諫而死，微子去之。此二行皆為他人所盡了。隱其睿明，逆來順受，以守其規，暗而不誤，泯而不亡者，箕子其人也。故易云：『居明夷如箕子，乃貞之至矣。』嗣後天命維新，聖人出世，遂為聖人之師，以宣大道，知周室之綱紀而建大典矣。故書云：『箕子作洪範，傳道於聖人。』後封於朝鮮，昌道治俗，於德不陋，於人不疏，奉殷之祀，以正外疆，此其所以教化於民也。故謂之大賢。倘或周時不至，殷祭不亡，紂王幸得善終，以至武庚承其亂政，則比乾已死，微子已去，國無其人，誰復能興而治之？此亦世事之不可測也。故箕子之忍辱循時者，蓋亦有所欲為也，如何不稱之為大賢呢？」璞玉聽畢，如開茅塞，豁然明瞭，深深敬服先生之學業，從此遂專心致意於學問了。

傍晚放學後，自逸安堂到介壽堂來，見老太太往爐如閣拜佛去了。走進後院見眾丫頭喧笑玩耍，璞玉遂入其群也玩了起來。正玩得高興，忽然福壽走來，立在西角門上笑著招手兒，璞玉忙走過來，福壽附耳低聲道：「綠竹齋的葫蘆門上已插了竹枝了。」

璞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一口氣兒飛跑而來。欲知二人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詩曰：

春來時時往村東，揮袖開懷迎清風，